



胆小鬼系列

白领网购却陷入惊恐迷局
层叠密室惊险之旅
水底老街诅咒之谜
失传魔术背后的凄凄香骨
来自阴暗世界的悬爱疑情
一切的一切，深埋在神秘的水底墓冢中

钱琨
著

S
H
U
I
Z
A
N
G



水葬



神秘+悬疑+
探险+魔术+惊悚

一条深沉水下的百年老街，
一种失传的诡秘魔术，
一段来自阴暗世界的迷恋。
是谁惊扰了沉睡千年的她？

深埋水底的神秘墓冢之门即将开启……

广西人民出版社



胆小鬼系列

S H U I Z A N G

水葬

钱琨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水葬 / 钱琨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219-06496-2

I. 水… II. 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3169 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项目策划 杨 冰 郑 洁
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
美术编辑 王 霞
内文装帧 天方夜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a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99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496-2/I·1144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网购 / 001

林珂实在忍不住了，“这把剪刀肯定不是古董，更像是个赝品。你们俩缝过被子吗？要剪刀有什么用？不过是无聊罢了。”

第二章 假象 / 018

方媛的脸歪挂在半空中，双目圆睁，身体像个电池即将用完的老式挂钟一般，做着最后的摇摆。方媛的表情狰狞，斜着的嘴角似乎有深紫色的液体渗出，翻着的眼白瞪着林珂。

第三章 黑水 / 034

“寄东西？”郑辉站直了身体，“大概指的是往丁家老宅寄东西吧，这条布林街，早就睡在河底了！”

第四章 丁宅 / 051

屋子的中央，摆放着一个红木棺材，墙壁上，丁宅主人女儿的双眼正在哀怨地注视着他们。

第五章 鱼饵 / 067

“那个女人，那个女人……”郑辉费力地说道，“那个女人据说已经死了一百多年了，只是她的肉身不化，还依然在这个宅子里游荡，真是可怕……”

第六章 魔术 / 084

“费正鸿被称为魔术天才，正是因为分身术。我观看这碟片好几遍，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

第七章 车祸 / 101

林珂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突然被抛起，头部猛地击在了车顶上，落下来时脸被一团气球包围着，安全气囊已经打开了，护住了她的面部。

第八章 尸变 / 116

她的面孔微微前倾，那张雪白的鹅蛋脸如同被罩上了一层严霜。吴月的眼睛微闭着，睫毛清晰可数，却如同钢刷一样竖立着。在林珂手持探测仪上，吴月只是一个没有热量的物体，但她的手臂为何能这样舞动呢？

第九章 火并 / 133

“你已经和死人差不多了。”凯瑟琳咬牙说道，“背叛师门的人就只有死！”

第十章 化身 / 149

警察扭开了那把内锁。盒里乾坤终于一点点地暴露出来了！

是一张纸，盒里是一张发黄的、写满汉字的纸！

第十一章 地震 / 167

林珂点点头，屋子中央的棺材已经被拆掉了，只露出一个黑色的、不断冒出白色雾气的洞口。

第十二章 复活 / 182

死去的费正鸿，竟然如同生人一般站在他们面前！

林珂觉得自己的呼吸都要停止了，这次真的是诈尸吗？

第十三章 双子 /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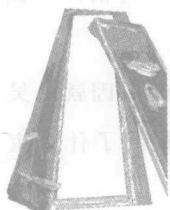
可如果一个人从小在这样诡异和荒败的院落里长大，她的心理又怎么能正常呢？

第十四章 水葬 / 213

随着水晶棺材板的打开，似乎整个洞窟都摇晃了起来，洞窟的四壁都在抖动着，它们像是被注入了生命一般，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这种轰鸣声越来越响。

尾声 美人如玉 / 227

备注 / 230



第一章 网购

林珂实在忍不住了，“这把剪刀肯定不是古董，更像是个赝品。你们俩缝过被子吗？要剪刀有什么用？不过是无聊罢了。”

夏天，是个败家的季节。

林珂也记不得这句话是谁说的，好像是吴月说的，又好像是方媛说的。不过谁说的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她的“闺蜜”。林珂还傻乎乎地问过男友，什么叫做闺蜜。结果她的男友苏棣很认真地告诉她，就是女人在未出阁时的好朋友，一旦结婚，就没有闺蜜了，她当时竟然还点点头。事后所有的朋友都对她说——你这个男朋友实在很阴险。

林珂现在就和她的闺蜜坐在咖啡厅里。户外是一条在滨市中难得一见的柏油路，路已经被烈日晒得融化了，黑色的沥青从地面上一点点地渗出，林珂和方媛正在对着窗户发呆，因为她们要等的吴月还没有来。

“最近过得怎么样？”她问方媛。

“极糟！”方媛喝了一口面前的无糖咖啡，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工作忙，生活乱，我简直找不到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事情。”

林珂没有说话，因为她已经隔窗看到吴月的身影，这丫头在太阳底下走路竟然连伞都没有打，只是用手护着她的笔记本电脑。

吴月走入咖啡厅后，直接向她们的桌子奔了过来，坐到椅子上后猛地将方媛面前的咖啡一口喝干，这才抹了抹额前的头发说了一句话：“我找到了一个宝贝。”

林珂的眉头紧皱，她感觉吴月越来越神经兮兮，最大的原因就是吴月现在还找不到男朋友。方媛却很有兴趣地问道：“你找到了什么宝贝？”

“一把剪刀，一把古董剪刀。”

吴月打开了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从收藏夹里点开了一个购物网站。进入了饰物专栏后，她连续点击了四次页面，终于打开了一个网页，那上面赫然留着一个硕大的红色标题：“古董剪刀，一口价，1000元整。”

抢钱吗？林珂在心里说道。那把剪刀是黄铜色的。一面刀刃是直直的刀刃，另一面刀刃则是有点像鳄鱼嘴一般的弯形刀刃。剪刀的刀柄裹着褪色的红色针织物，而连接两面刀刃的，是一粒金黄色纽扣般的物体。总体来说，这个剪刀的样式华贵且精致。

标题下面，是一系列关于这把剪刀的详细介绍。

品牌：明朝某个作坊

产地：CHINA

质地：铜、表面镀金

品质：古董

尺寸：长约12厘米

友情提示：

- 1.店主提供的是一口价，谢绝还价。
- 2.此店主销售资质未经核准，买卖时需小心。

林珂对最后的友情提示不以为然，网络购物现在已经受到了完整的法律保护，她居然在一个购物网站上看到了一个价格高达1000元的物品，竟还标有“销售资质未经核准”的提示，直觉告诉她，这是个骗局。

不过网页上面倒是清楚地标明了店主的地址。

皖省淝城市布林街33号，不提供EMS和快递，只提供平邮，款到付货。

“骗子！”林珂终于忍不住说道，“一听地址就知道这个地方不存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淝城有这个街区。”她与吴月、方媛三人都在淝城读的中专，上学的三年间，她们走遍了淝城的大街小巷，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街名。方媛没有接她的话，只是说了一句：“把剪刀的图片打开。”

吴月把剪刀的图片点击打开，放大的页面上这把剪刀变得更清晰了。这是把极精美的剪刀，细长的柄部被红绣丝紧紧地裹住，那红色如同水洗过的劣质牛仔褲一样，在已经褪色的红色织线中，点点的白斑间杂其间。那个金黄色的纽扣上，刻着一个浅浅的英文字母“T”，这个字母让林珂有些诧异，显然，这个剪刀的制假水准太差了，连英文字母都用上去了，明朝的时候，英文字母还没传到中国来。

让林珂有些吃惊的是，这张放大的图片下端有一连串信息：二十八人点击，二十六人报价，也就是说，点击这个页面的人，除了吴月和另外一位点击者未报价外，其余的人都出价了。

“查询一下卖家的情况。”方媛说道。

“卖家未回复。”吴月说道，“我们还有机会，我想等第二十七人报价以后我再报，我想成为最后一个报价者。”吴月看着她们说道：“因为我想买到它！”

林珂忍不住问道：“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股魔力，让我看了第一眼就无法忘记！”

林珂欲言又止，她一直觉得，一个没有结婚的女人，如果能在某些事情上发发疯，比什么事情都不做要强得多。没有想到，方媛却说出一句令她意想不到的话：“我们俩一起竞买吧！”

林珂在心里闷哼了一声，她只能把这当做未谈恋爱的女性对某种物体的偏好，可以称之为“恋物癖”。只不过看到方媛和吴月同时发疯，林珂还是有些诧异。她有些好奇地看了看方媛，只听到方媛缓缓说道：“这把剪刀，真的很美，如果放在我的梳妆柜的第一层，一定是件有意思的东西。”

林珂实在忍不住了，“这把剪刀肯定不是古董，更像是个赝品。你们俩缝过被子吗？要剪刀有什么用？不过是无聊罢了。”刚说完，方媛就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而吴月，则根本无心理她，只是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上的剪刀。

“你们玩吧！”林珂只觉得百无聊赖，意兴阑珊，拎起手袋，转身离开了咖啡厅。

自上一次与吴月和方媛见面，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七夕节已过，天气转凉。走在街上，清桂飘香，夏蝉微倦。林珂觉得自己不想与吴月和方媛联系，可能是方媛在上次分手时瞪了她一眼让她有些不舒服吧，不过，处了十几年的朋友，总不能因为她们发疯就对她们不理不睬吧。

十几天没有给我短信，林珂在心里说道，难道她们还生我的气不成？她试着给方媛和吴月发了几条短信，结果短信石沉大海；打电话过去，却显示对方已经关机。她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对头。因为吴月做的是保险经济，这种工作要求二十四小时开机，不应该存在关机的现象。

见鬼！那就去找她们一次吧。

吴月的家，位于山脚下的独栋别墅小区。那个别墅小区可能是滨市住宅环境最好的小区。当林珂走进那小区的时候，门口的小保安问了她N

个问题，查了她的身份证，确认她是个安全人物才放她进入。在临走时，她问了小保安几句话。

“我的朋友。”她拿出了手机，翻出了吴月的照片，“最近有没有见过她？”

那小保安见到照片的时候眼睛一亮，这是年轻人看到漂亮女人的基本反应，他变得很热情，“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上周三，她晚上十二点钟才回家。”

“哦！”今天是周五，已经过了九天，林珂说道，“还是开的那辆QQ？”

“不！”那小保安说道，“她是步行的，好像有些无精打采，回家的時候，我还和她打了招呼，可她根本没有理我。”

“哦！”林珂说道，吴月是个很注重礼貌的人，否则她做不了保险经济。她本想要这个小保安陪着自己进去找吴月，想了想还是算了，因为她有吴月家中的钥匙，没有必要带着陌生人进去。林珂对那个小保安说：“谢谢你啦。”

初秋的下午，夏季的浮躁仿佛一下子被从空气中抽走，在那条缓缓向上的水泥路边，梧桐树的阴影映在地上，给人模糊的狰狞感。林珂只觉得一切静得可怕，这也难怪，现在是下午三点钟，这是工作的时间，没有多少人会留在家中。别墅区建在山坡上，随着脚下的路一点点升高，林珂只觉得越来越凉，可能是树木太多的原因。

吴月家的别墅藏在水泥路的尽头。别墅的主人移民了，吴月以极便宜的价格租到了房子。这是一栋有前后院子的两层独立小楼，小楼的东侧还有一个半地下室被当做车库，院内的桂花树长得足有两人高，树枝上淡淡的黄色花蕊散发出桂花特有的清香。林珂走到房门前，微微皱皱眉头，透过栅栏铁门向院内望去，里面一片狼藉，地下布满了前两天大雨中落下的树叶，吴月至少有三天没有打扫院子了。

有三天了吗？院子没打扫，就代表吴月至少三天没有走出过房门，

她把自己封在家里整整三天，她要做什么？

一种不祥的预感从林珂的脑海里缓缓升起，她掏出了吴月家的钥匙——这是一年前吴月租到这所房子时留给她的。大门的铁锁有一点点生锈，她用钥匙轻轻地在钥匙孔里转了几下后，铁门发出刺耳的吱拉声后，缓缓地打开了。

一股奇怪的气味伴随着打开的大门，慢慢地进入了她的鼻腔；踩在脚底的树叶，发出了吱吱的声响；客厅的窗户虚掩着，只留下一条浅浅的黑缝，窗帘却拉上了。女人天生的敏感让林珂放慢了脚步，她试图透过窗户的缝隙观察屋内的情景，但屋内一片昏暗，一股浓烈的刺鼻气味再次涌入鼻腔，有点像梅雨季节木头发出的霉味。但这还是一股奇怪的霉味。

女人的房间，是不应该有这种霉味的。

林珂有点紧张地将钥匙插入了别墅房门的钥匙孔内，拧动了一圈半之后，那扇木门摇晃着慢慢打开。一条昏暗的走道现出在她的面前，吴月家客厅的玄关很长，她来过无数次。但这次，眼前的这个玄关却陌生得近乎怪异。

一种奇怪的声音刺入林珂的耳膜，有点像一张正在被抖动着透明篷布发出的震荡声。声音从黑暗房间内一点点侵袭过来，林珂只觉得自己心跳声越来越快。这座房屋突然变得很陌生，她实在无法想象吴月把自己关在这栋别墅里超过三天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而按照保安说的时间推断，实际上已经过了九天了！至少在她看来，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除非吴月出事了？

“吴月！”她忍不住叫了起来，她的声音在两层楼间的空间里飘荡着，五六秒钟之后，有点变形的回音才传回到她的耳中，没有回答，只有那种震荡声不知疲倦地响着。

对朋友的关心，此刻终于超过了这栋房子给她带来的异样感，林珂

的脚忍不住抬了起来，她跨入了客厅，一阵过堂风扑面而来，她身后的房门竟啪的一声被合上了！

真见鬼！

林珂蹑手蹑脚地顺着玄关往里走去，她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客厅里的地板正闪着幽暗的光。吴月躲在家里干什么？林珂根本无法想象，唯一的解释是，吴月出事了，她一个人被困在这栋别墅里，遭遇到小偷，发生了搏斗，结果送掉了性命，而且，手机还被小偷关掉了！

林珂的心猛然抽动了起来，这栋房子，她曾经来过两三次，熟悉房子内部的构造。玄关的尽头就是二楼的楼梯，楼梯口边上有个电灯开关。电灯打开后，屋子里会变得明亮得多，至少从心理上，她会好受一些。想到这里，林珂几乎是快跑到了玄关尽头的楼梯口，她的手终于触摸到了那个电灯开关，但按下去后，四周依然是漆黑一片。

没有电，还是灯坏了？

林珂呆立在当场足足五秒钟的时间，她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灯亮不亮都不重要，现在是白天，吴月应该会在二楼。二楼的窗帘打拉开后，阳光自然会进入这栋房子。还有，小偷也不会留在这里，他们会在作案后的第一时间离开这栋房子，也就是说，她是绝对安全的。林珂摸出了自己的手机，屏幕的亮光照亮了周围的空间，成为黑暗中的珍贵光源。

连楼梯的上方都是一片黑暗。为什么拉上所有窗帘？林珂的大脑在转动着，但她的脚步远比大脑动得更快。现在，林珂就像一个进入神秘洞穴的探险女孩一样，举着自己的火把（手机），一步步向二楼走去。她无法解释这里发生的一切，也许只有上了二楼才能找到答案，她需要先找到吴月的身体。

身体？林珂的心抽动了一下，只是身体吗？一个大活人，是不可能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如此长的时间且又关上手机的。

林珂暗暗心惊，她竟然做出了吴月已经死亡的推论，但这推论的基础却无懈可击——女人的直觉，朋友对朋友的性格推断！

吴月绝不可能这样九天不开手机，同时，她绝不可能把自己锁在房间内超过一天。有些时候，生活就是这么绝对！

那股刺鼻的霉味，好像淡了少许，二楼只有两间房子，东侧的是书房，西侧的是卧室。林珂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猛然拉开了离她最近的东侧书房的房门，这屋内的窗帘被拉上了，林珂用手机微弱的灯光照射着这间房子的每一寸空间，依稀可见液晶显示器上淡淡的浮灰，书柜的门严实地关着！林珂看到自己的鞋子在木地板上留下淡淡的印迹，随后轻轻地从房内退了出来。

现在只剩下卧室了！

她轻轻地扭动了卧室的门把手，那门像失去弹簧的床垫一样，很容易就打开了。屋内同样一片黑暗，她将手机举过头顶，轻轻地走入屋内。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双人床，床是空的，吴月并没有躺在上边，淡紫色的被子整整齐齐叠放在床上，仿佛正在等待主人的归来。

她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她最害怕见到的是吴月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的场景，她往前冲了一步，脚上突然踩到了一根东西，像是一根裹着棉纱的木棒。

她把手机的灯光移到脚下，看到自己踩到的是一件灰色的衣服，那木棒一定是藏在衣服里了，她弯下身子，轻轻地将衣服翻开。林珂觉得自己的手好像被扎了一下，有些发麻，一个如同长满乱草的球形物体露了出来，那是一张三十多岁男人的脸，他嘴角边上渗出了淡淡的血迹，林珂的这个动作仿佛惊醒了他，他闭上的眼皮在这次翻动中突然睁开，呆滞的眼白中露出了狞笑。

林珂只觉得血往大脑上冲，她忍不住大叫了起来，像疯子一样冲出了这栋房子！

“这个人死了大概十个小时！”半小时后，房内挤满了刑警，穿着白大褂的法医认真地说道，“他是凌晨三点钟死亡的。死亡的原因嘛……”他不断地翻弄着尸体的头部，仿佛那里可以告诉他秘密似的，“一定是

受到了什么创伤，只是我还没有找到伤口。”

林珂只觉得很冷，刚才是她报的警。现在，她坐在一群警察中间，其中一位高个子的刑警还给她递来一杯热茶。关于发现尸体的情节，林珂已经说了两遍了。警方倒没有怀疑她与凶杀有关系，只是详细地询问她发现尸体时周边的一些情况。

“进屋的一刹那，我非常担心我的朋友。”林珂说道，“因此我的注意力全放在床上，我没有注意脚下，直到踩到了尸体。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踩到一具尸体。为什么？女人的直觉，我只是担心我的朋友会出事。”

“当时你踩到的也有可能是你朋友的尸体。”那位高个子刑警说道，他叫张凯，是刑警队队长，“你为什么没有感到吃惊？”

“可能是我从未想到我的朋友会躺在地上。”林珂说道，“我先是以为我踩到一根木棒，接着发现木棒被一件男人裹着的衣服，如果是吴月，那应该是件女人的衣服，所以我放松了警惕。”

张凯没有说话，他的手机突然鸣叫起来，刚才他把死者的指纹取下，传输到公安部的信息库中。

张凯面无表情地看完了手机上的短信，然后蹲下身子，饶有兴趣地看着那个死者。窗帘已经被拉开，那死者的眼睛好像被阳光刺得微微闭起，张凯甚至忍不住把手放在死者的鼻子下，似乎想看看他还有没有呼吸。

“费正鸿！”张凯说道，“全中国，不，全世界最出色的贼，竟然死在了这里。”

贼有很多种，小偷算是贼，抢劫犯也算是贼，甚至连盗墓贼也是贼。

费正鸿则不同，他是个技术全面的贼。也就是说，贼的所有工作，他全部都能做，而且做得很出色。

他也不是一般的贼，他在贼界的名气，相当于马拉多纳在足球界的声誉。

他早就不去主动偷别人的东西了，他是贼界泰斗，必须有人花巨金请他，他才会偶尔小试一下身手。据说他收了十八名徒弟，只要这些徒弟动手，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都能偷到。

屋内所有的警察都被张凯的话震惊了，他们停下了手中的工作。连林珂也呆住了，她偶尔会跑到论坛上看文章，在那里，她也知道费正鸿的名气很大。

这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贼，竟然如此狼狈地死在这样一栋小别墅中！林珂忍不住低头去看了看费正鸿那张狰狞的面孔，费正鸿死得不仅狼狈，而且显然很不甘心。

“一楼厨房的水龙头被人打开了！”一名警察走入屋内对张凯说道，“但只拧开了放水量的30%，一楼的厨房、卫生间以及地下车库都被淹了。”

林珂想到她刚走屋子里时听到的那种吱吱的声音，正是那个被打开的水龙头发出的。

张凯皱了皱眉头，他并没有急着说话，转过头来盯着林珂问道：“你的朋友吴月到哪里去了？她这段时间出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林珂说道，“我半个月前和她见过一面，她当时可能因为工作压力有些大，情绪不是很好。但还算正常，她正和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商量去买一把剪刀。”

“剪刀？”

“是的，一把明代的剪刀。”

那个法医突然轻轻叫了一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

“他怎么会戴这样一个东西！”那法医说道，他正在检查死者的右耳垂，死者的耳垂上戴着一个鸡心形的、极女性化的耳坠。

那法医用镊子轻轻地将耳坠取了下来，放入一个小塑料袋后将袋子封闭了起来。张凯皱着眉头，他接过袋子对着阳光看了看，那耳坠发出晶莹的光，他有点疑惑地看了看林珂，“这只是个玻璃耳坠吗？”

“好像是。”那法医说道，“真想不到，这样的大人物，居然戴着这样廉价的耳坠。”他还对张凯做了一个鬼脸，表示不可思议。

“费正鸿这种人的心思，我们永远也猜不透。”张凯摇了摇头，“否则，他也不会成为贼王，而我们还是普通人。”他顺手将那个耳坠还给了法医。

林珂回到了一楼，她来到厨房，这里的一切糟透了。厨房和卫生间的地面积水大概有三厘米深，形成了浅浅的室内湖泊。好在这两个房间的下水口同时打开了，打开的水龙头与下水口形成了一个互动的水循环系统。水不断地从水龙头里流出，又不断地通过下水口渗出，因此积水极浅。但与厨房只有一墙之隔的地下车库就没有那么好运，积水通过墙内电线所留下的缝隙蔓延到地下车库，地下车库几乎完全被淹没了。正是根据地下车库的积水情况，警方才推断出了水龙头被打开的时间。

“应该是凌晨一点钟被打开的。”守在厨房门口的一名警察对张凯说道，“三点钟，水开始向地下室渗透。”

“可能凌晨一点钟有人进入这栋别墅，也许是别墅的主人尚未离开。”张凯说道，“这需要调查，你把吴月的家庭关系提供给我们吧。”

吴月的家庭关系相当简单，她的父母离异，她跟着她的母亲生活。她是淝城人，在滨市工作。她的工作关系很复杂，警方在吴月的屋内找到了一个电话本，密密麻麻地记着她的工作联系人。张凯很耐心地向林珂询问了吴月最近的状况。林珂回答得很详细，她知道吴月最近三个月心情不好，她也说了她最后一次见到吴月的时候，吴月准备买剪刀的情景。

但张凯对这个情节并不在意，他详细问了林珂吴月的精神状态，以及吴月是否知道费正鸿。

“我在网络上看到过这个名字。”林珂说道，“他被称为贼王。我从来没有听吴月说起过这个人，我想，我的朋友不可能与这种人成为朋友。”